



人美冷

〔日〕横沟正史 著

阎 鸣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一九八八年 北京

封面、插图设计：崔清明

文字编校：冠珮 刘毅

冷 美 人

〔日〕横沟正史 著
阎 鸣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山西临汾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75 字数：183千字

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临汾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统一书号：ISBN 7—80049—216—8 / I·37

定价：2.50元

内 容 提 要

靠行乞度日、由百万富翁爱怜而翻身、最终成为日本信州财团巨人的犬神佐兵卫就要与世长辞了。他一生无子，只有三个女儿。然而，还有一个不为三个女儿所承认的情妇……

犬神先生的遗嘱令人关注。遗嘱未公开，一个知情者即被杀害。遗嘱公布后，这种暗杀在逐步升级。犬神家族处于极度恐慌中。当警官、律师和著名的私人侦探进行侦破时，发现那位26岁的美人野野宫珠世成为矛盾的中心，而她的冷更增加了案子的复杂性……

该书在日本再版23次，引起轰动。在有一亿人口的日本列岛上，它几乎家喻户晓。全书情节惊险曲折，险象环生又引人入胜。

主要人物表

犬神佐兵卫	信州财界巨头，犬神财团创始人。
松子	犬神佐兵卫的大女儿
竹子	犬神佐兵卫的二女儿
梅子	犬神佐兵卫的三女儿
佐清	松子夫人的儿子
寅助	竹子夫人的丈夫
佐武	竹子夫人的儿子
小夜子	竹子夫人的女儿
幸吉	梅子夫人的丈夫
佐智	梅子夫人的儿子
晴世	犬神佐兵卫情妇、老板娘
祝子	犬神佐兵卫与情妇私生女
珠世	犬神佐兵卫外甥女、祝子女儿
猿藏	祝子养子
青沼菊乃	犬神佐兵卫情妇
宫川香琴	青沼菊乃化名
青沼静马	青沼菊乃的儿子，佐清的冒名顶替者
古馆恭三	古馆法律办事处负责人，犬神家族法律顾问
金田一耕助	私人侦探，有“日本福尔摩斯”之称
橘署长	犬神家族请的警察署长

目 录

- 一、靠姿色得福的男人..... (1)
- 二、绝世佳人..... (8)
- 三、莫名其妙的死..... (14)
- 四、尴尬的古馆律师..... (20)
- 五、佐清归来..... (26)
- 六、维妙维肖的胶皮假脸..... (34)
- 七、可怕的遗嘱..... (43)
- 八、犬神家族系图..... (50)
- 九、佳人的丑卫士..... (59)
- 十、手印之谜..... (65)
- 十一、惊人的噩耗..... (71)
- 十二、菊花园中的人头..... (77)
- 十三、少女的饰针..... (84)
- 十四、定情物上的指纹..... (89)
- 十五、一条带血的布手巾..... (98)
- 十六、神秘人物..... (105)
- 十七、捉摸不定的女琴师..... (111)
- 十八、珠世的缄默..... (118)
- 十九、男色姻缘纪录..... (125)
- 二十、痴女的嫉妒..... (130)

二十一、浪荡子的淫欲.....	(137)
二十二、一个奇怪的电话.....	(143)
二十三、恐怖的琴弦.....	(151)
二十四、可怜的多情姑娘.....	(160)
二十五、夫人食指上的血.....	(168)
二十六、她们和她.....	(174)
二十七、处女的身世.....	(184)
二十八、第三个死者.....	(192)
二十九、带血的纽扣.....	(199)
三十、隐姓埋名的女琴师.....	(208)
三十一、第三个手印.....	(215)
三十二、真佐清落网.....	(225)
三十三、自首书.....	(233)
三十四、真假佐清之谜.....	(242)
三十五、可怕的偶然.....	(250)
三十六、凄楚的流浪汉.....	(258)
三十七、静马的难唱曲.....	(263)
三十八、她的决心.....	(270)

一 靠姿色得福的男人

昭和二十七年二月，信州财界的最大巨头，犬神财团的创始人，日本生丝大王犬神佐兵卫，走完他八十一年不平凡的生命里程，在信州那须湖畔的家中与世长辞了。

犬神佐兵卫是靠个人长期奋斗一举成名的人物，他的事迹在过去十几年中登报载刊，已广为世人所知。而介绍最详细的，莫过于佐兵卫死后，由犬神奉公会撰写的《犬神佐兵卫传》了。

据《犬神佐兵卫传》介绍，佐兵卫自幼成孤，孑然一身，浪迹天涯，他的父母及家世不得而知。十七岁那年，他流浪到那须湖畔。他不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哪儿，从未对人说起过自己的出生地和父母双亲姓甚名谁。就说“犬神”这个怪姓吧，谁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大凡人有了金钱，有了地位，成了大人物，总要对自己的先祖们歌功颂德一番的。然而，佐兵卫就连这么一点荣光也无幸享受。他经常对自己的亲信自我解嘲地说：“人刚生下来时，哪个不光腠？”他也经常向人这样谈他的身世：“十七岁以前，我是个乞丐，四海为家。流浪到此间，受到野野宫老爷的厚爱，使我绝处逢生。说起来，那是个时来运转的开端……”

他所说的野野宫老爷，名叫野野宫大貳，是那须湖畔那

须神社的神官。此人乃是佐兵卫没齿不忘的救命恩人。对于他的浩荡之恩，佐兵卫终生铭刻心中。据说每当提到他的名字时，平日放荡不羁的佐兵卫必是立刻正襟危坐的。

佐兵卫对野野宫大貳终生不移的感激之情，以及对野野宫大貳家属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在社会上确被传为佳话。但是，事情总有个限度，一旦逾越了这个限度，就会走向反面。深思起来，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它告诉人们：许多时候，即使发自善意，但如果处理不得当，同样会惹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悲惨结局来。

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佐兵卫与野野宫大貳的第一次接触吧。

诚如佐兵卫本人所说，童年他沦为乞丐，孑然一身，浪迹天涯。后来流浪到信州。有一天，叫化子佐兵卫象狗一样地倒在那须神社大殿的地板上。当时，正值深秋季节，信州那须湖畔寒风刺骨，已是没有薰炉就难于入梦的时候了。

然而，佐兵卫当时却只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单衣，腰里系着一根麻绳，情景十分凄惨。况且，他已有三天茶水不沾了。幼小的佐兵卫清楚地意识到，他已死到临头。实际上，如果野野宫大貳发现再晚一点，那么佐兵卫肯定早已一命呜呼了。

野野宫大貳看到这个幼小的乞丐倒在地板上，大吃一惊，赶紧把他抱在怀里，并叫出了自己的妻子晴世。这就是大貳同佐兵卫的第一次接触。

据《犬神佐兵卫传》说，当时，大貳四十二岁，他的妻子晴世二十二岁，夫妻年龄相差悬殊。另据佐兵卫说，晴世其人和善得象位尊神，而且相当美丽。在大貳夫妻的精心照

料下，加之佐兵卫本人身体素质好，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尽管如此，大貳还是不想让他离去。他同情佐兵卫的不幸遭遇，劝他永远留在自己身边。而佐兵卫又何尝愿意离开这个安乐窝呢。他被野野宫大貳以既不是食客，又不是仆人的身份留在了这位那须神社的神官身边。佐兵卫以前没上过学，胸无点墨，大貳象对待亲儿子一样，常年累月地教他读书识字。

大貳对佐兵卫如此垂青，是因为他看出佐兵卫机敏过人。不过，据说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在《犬神佐兵卫传》中也没有提到。那就是，佐兵卫生得美如冠玉，秀色可餐。

大貳贪恋他的美色。当时他们之间还有过一段男色姻缘。其证据是，佐兵卫寄身那须神社一年多以后，“和善得象尊神”的晴世曾一度回娘家。据说晴世回娘家的原因是，大貳当时心里只有佐兵卫，而对自己的妻子却不屑一顾。

不过，夫妻之间的这种不快，听说由于佐兵卫离开他们家而很快雪融冰消了。不久，晴世返回野野宫家，夫妻之间依旧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几年之后，晴世生下一个女孩，取名祝子。

佐兵卫离开野野宫家，在大貳的斡旋下，进了一家不大的纱厂。这是他向着建立在日本财界称雄一方的犬神财团迈出的第一步。佐兵卫虽然离开了野野宫家，但并没有断绝同大貳的情谊。他仍旧经常出入于野野宫家。在大貳的熏陶下，他逐渐成为一个知书达理之人。大貳的妻子晴世曾经因为佐兵卫而一度离家出走，但后来似乎也释然了。据说，佐兵卫每次登门，她都象对待亲弟弟一样地热情接待他。

佐兵卫进入纱厂的明治二十年前后那个时期，正处于日本生丝生产的摇篮时代。在工厂工作期间，机敏过人的佐兵卫熟练地掌握了纱厂的机构设置和生丝的推销方法等具体知识。不久，他便独树一帜，建立了自己的工厂——犬神纱厂。而向他提供办厂资金的，也是野野宫大貳。

此后佐兵卫如履青云。日清、日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国力日趋充实，生丝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出口物资。这样，犬神纱厂也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展成为日本的一流公司了。

明治四十四年，野野宫大貳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八岁。他是佐兵卫事业的第一个投资者，但他只收回了投资的本金和一定数额的利息。不管佐兵卫怎么苦口婆心地说服他，他就是拒不接受他应得的那份利润。他说自己身为神官，习惯了清静安宁的生活。

大貳死后，他的遗孤祝子择婿完婚，并由她的丈夫继承了神官之职。这一切，都是在佐兵卫的斡旋下进行的。祝子夫妻很长时间没有孩子，一直到十余年后的大正十三年，才生下一个女孩，取名珠世。这个珠世，便是本书的主人公。

珠世出世时，她的外祖母晴世早已离开人世。珠世二十岁时，她的父母也先后亡故了。从此，珠世被接到犬神家，受到一种特殊的待遇，即作为救命恩人的遗孤而受到亲人般无微不至的关怀照料。

犬神佐兵卫终身不立正妻，谁也不晓得这其中的奥秘。他后来相继有三个女儿——松子、竹子、梅子。三个女儿的生母各异，但都不是佐兵卫的正式妻子。三个女儿结婚后，

都有了孩子。大女儿松子的丈夫是那须市分公司经理，二女儿竹子的丈夫是东京分公司经理，三女儿梅子的丈夫是神户分公司经理。佐兵卫自己则牢牢控制着犬神财团的巨大实权，一直到死也没把它交给他的三个女婿。

昭和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守候在佐兵卫病榻前为这位百万富翁送终的犬神家族的成员有：

佐兵卫的大女儿松子夫人，她五十二、三岁的样子。在犬神家族中，当时她的处境最为孤立。她的丈夫早年去世，独生子佐清应征去了前线。停战后不久，从缅甸寄信回来，知道他还活着，但何时复员，却不得而知。因此，在佐兵卫的三个外孙中，只有佐清没有守在床头为他送终。

松子夫人的下首，是佐兵卫的二女儿竹子夫人和她的丈夫寅之助，以及他们的儿子佐武和女儿小夜子。佐武二十八岁，妹妹小夜子二十二岁。

竹子夫人一家的下首，是佐兵卫的三女儿梅子夫人和他的丈夫幸吉，以及他们的独生子佐智。佐智二十七岁，比佐武小一岁。

以上八人加上未复员的佐清，这九个人与佐兵卫有着血缘关系，这就是犬神家族的全部成员了。

守候在佐兵卫床头的，除上述八人外，还有一位与佐兵卫关系极不寻常的人物，不言而喻，她就是野野宫的遗孤珠世。珠世二十六岁。

人们象木桩一样直挺挺地站立着，默默地注视着佐兵卫那越来越微弱的气息。令人奇怪的是，除珠世外，人们的脸上全然没有与亲人诀别时的那种悲哀表情。不仅如此，看上去一个个似乎显得万分焦躁与不安。而且他们正在彼此揣度对

方的心理。当他们的眼睛离开回光返照的佐兵卫时，都各自用满腹狐疑的目光，打量着家族中其他成员的脸。

他们焦躁不安，是因为他们还不清楚佐兵卫对自己身后之事的安排。老头子死后，这个巨大的犬神财团将由谁来执掌权柄？那极其可观的财产将如何分配？对于这些问题，老头子迄今还没做过任何表示。

他们焦躁不安，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那就是佐兵卫平时对他的三个女儿冷若冰霜，对他的三个女婿也同样毫不信任。佐兵卫何以至此，只有鬼才知道。

主治医生摸着佐兵卫的脉搏，佐兵卫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了。松子夫人终于忍不住了，她朝前凑凑，俯下身，冲着佐兵卫的耳朵轻声轻气地呼唤起来：

“爸爸，爸爸，您还有什么吩咐吗？您还有什么吩咐？”

大概是听到女儿的呼唤，佐兵卫微微睁开双眼。

“爸爸，您有什么吩咐就请说吧，大家都在恭候爸爸的吩咐呢。”

佐兵卫似乎明白了松子夫人的话意，脸上微微泛起笑容。他困难地用抖动的手指了指站在最后面的一个人。此人名叫古馆恭三，是古馆法律办事处的负责人，也是犬神家的法律顾问。古馆律师轻轻咳嗽一声，说道：“老人家的遗嘱么，在我这儿。”

古馆律师的这句话，宛如在肃穆的病榻前投下了一枚重型炸弹，除珠世外，人们一齐向这位高深莫测的人物投去了惊愕的视线。

“有遗嘱？”竹子夫人的丈夫寅之助小声嘟哝了一句，同时从衣兜里掏出手帕，慌张地擦去额头渗出的汗滴，尽管

当时是寒冷的二月。

“那……遗嘱什么时候宣布？是不是总经理一作古……”梅子夫人的丈夫幸吉问。他面红耳赤，这告诉人们，他早已急不可待。

“不，不是的。佐翁有言，遗嘱一定等佐清先生复员后，方可宣布。”古馆律师说。

“还要等佐清？”竹子夫人的儿子佐武嘟哝着。他的脸上，浮现出不安的神色。

“那佐清若不能复员呢？当然，我的话虽然不大中听，但是……”竹子夫人说。听了她的话，松子夫人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倒也是，虽说人还活着，但远在缅甸，在回到祖国之前，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梅子夫人不阴不阳地说。看她那种神情，佐清死了才如她的意。

“那样的话……”古馆律师略一沉吟，“那就以老人的周年为公布期。在此之前，犬神家的全部事业和全部财产，都暂由犬神奉公会代为管理。”

人们不再讲话，房间里又变得寂然无声。除珠世外，人们的脸上不约而同地又增添了担心以致憎恨的神色。

佐兵卫的嘴角，依然停着一缕淡淡的微笑。他吃力地睁开呆滞的双眼，从松子夫人开始依次看了看家族每个成员的脸。最后，他的目光停在珠世的脸上，再没有移开。

这时，诊着佐兵卫脉搏的医生用低沉的声音宣布：“他归天了。”

回想起来，佐兵卫咽气的最后一瞬间，正是后来犬神家族发生一系列惨案的开端。

二 绝世佳人

佐兵卫死后八个月的十月十八日，那须湖畔的那须饭店来了一个奇怪的房客。

这个房客三十五、六岁的样子，个子矮小，满头乱发。他的装束是：上身穿斜纹哔叽服，下身穿和服裤裙，衣服全部皱皱巴巴。说起话来还有点期期艾艾。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此人貌不惊人，邋邋遢遢。从饭店登记簿上得知，他的名字叫作金田一耕助。

如果您读过《狱门岛》、《本阵凶杀案》等侦探故事，那就没有必要对金田一耕助其人加以介绍了。不过，为第一次接触这个人物的读者着想，在这里还是稍稍费些笔墨吧。

金田一耕助是一个悠哉游哉的侦探。表面上看，他只不过是一个毫无风度、又有点儿口吃的凡夫俗子，但是，他推理的逻辑，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他的缺点是，一兴奋口吃就变得十分厉害，而且他还有个穷挠脑袋的怪癖。这习惯实在不十分文雅。

金田一耕助被安排在面对湖水的二楼上。女招待刚把他带进房间，他便操起室内电话，叫通外线，打起电话来：

“啊，好的，那么，一个小时以后……好，好，就这

样，我等着你，再见。”

他放下电话，转过身对女招待说：

“一个小时以后，有一个人来找我，请你立即把他带到这里来。我的名字嘛，叫金田一耕助。”

女招待退出后，金田一耕助洗了个澡。刚回到房间，便阴沉着脸，从小型手提包里取出一本书和一封信来。书是一个月前出版的《犬神佐兵卫传》，信的落款是那须市古馆法律办事处的若林丰一郎。

金田一耕助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面对湖水的套廊里，胡乱地翻弄起已经读过无数遍的《犬神佐兵卫传》的书页来。不一会儿，他把书丢在一边，又从信封里抽出若林丰一郎的信。这封信有点怪，全文是这样写的：

金田一耕助阁下敬启：时值深秋之际，谨祝尊体安康，万事如意。你我素不相识，便冒昧地给您写信，侵占您的宝贵时间，实感诚惶诚恐。然而，有一事不得不求您鼎力相助。并非别事，乃是关于同时寄上的《犬神佐兵卫传》的主人公——犬神佐兵卫家中之事。近期内，犬神家中，将发生不测事态，令人不胜忧虑。我说的不测事态，便是尊驾负责侦破的凶杀案。犬神家族中将有数人死于非命，一想起来，我便夜不能寐。不，并非将要发生，而是已在发生。如果听之任之，那就很难预料到会发展成何等悲惨的事件。为防患于未然，务请尊驾蒞临那须，进行调查。冒然写信给您，尊驾览后，也许会怀疑我是个狂妄之徒。绝非如此！我忧虑之至，担心之至！恐惧之至！务请尊驾大力协助。蒞临那须之际，请给古馆法律办事处打个电话，我将立即前去拜访。书不尽言，万望尊驾于百忙之中一览为怀。衷心感谢。

谨白。

若林丰一郎

又启：此事切勿外泄。

看得出，这是一个写惯呆板的官样文章的人，绞尽脑汁拼凑的言文一致体文章。看了这封文笔别扭的信，轻易不动声色的金田一耕助不禁哑然失笑。

从“凶杀案”，“将有数人死于非命”等处看，写信人大概是估计将发生不祥事件。但他何以知之？谋杀者不可能将自己的企图外泄于人，况且，即使在策划谋杀，也未必能轻易得逞。然而，写信人却认定此事必将发生。真有点令人莫名其妙！退一步说，即令确有其事，即令他由于某种原因刺探到了这个阴谋，那他为何不将此事悄悄地告诉当事者本人呢？在事件尚未发生的今天，也许不便报告警察吧。即便如此，难道不能悄悄地向即将身遭不幸的人吹吹风吗？即使不便开诚布公，用匿名信的办法告诉他，总可以办得到吧。

开始，金田一耕助对这封信只是付之一笑。但是，其中有些情节又使他将信将疑，那就是信中所说的“不是将要发生，而是已在发生。”

难道某种离奇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吗？

引起金田一耕助注意的另一点是，写信人似乎是法律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法律办事处工作，大概是律师或者见习律师。这种人，刺探到他人家中的秘密，发现谋杀计划，也未可知。

金田一耕助将来信反复看了几遍，并阅读了同时寄给他的《犬神佐兵卫传》。当他了解到犬神家族中复杂的家庭关系时，陡然产生了兴趣。